

灵岩寺寒露

◎ 朱丹枫

寒露，这个名字起得真好。单是念在嘴里，就觉着有一股清冽之气，从舌尖凉到心底，像清晨草叶上那颗将凝未凝的霜。它不像惊蛰，带着一声石破天惊的雷，催着万物慌慌张张地醒过来；也不比清明，雨丝风片里总缠着几分化不开的哀愁。寒露是安静的，是大地在夏日一场轰轰烈烈的狂欢之后，一次深长的、带着凉意的呼吸。它不向外张望，只向内凝神。

若要寻一个地方，静静地品咂这份“向内”的滋味，恐怕没有比一座山间的古刹书院更相宜的了。城里的秋，总来得拖泥带水，夏日的余热恋栈不去；灵岩山上的秋，却已是透骨的真切。一进山门，那股清寂之气便扑面而来，润津津地沁入石阶，渗进瓦当，空气里满是草木冷静下来的芬芳。踩着泛潮的石板路慢慢走，脚步声在空山里显得格外响，一下一下，像是叩问着自己的心神。书院那扇旧木门虚掩着，仿佛专为等候那些肯背抛俗虑的过客。院里那几株百年银杏，才是这时节真正的主角。它们的叶子，边缘已被风霜染上了一抹淡淡的柠黄，继而洇开成暖暖的金，与叶心还守着的一丝绿意，交织成一幅沉静的锦绣。每一片叶子，都像一页被光阴摩挲得温润的书页，上面写着春的萌发、夏的繁荣，此刻，正静静地等待秋的批注。风过处，那沙沙的声响，

不成曲调，却比万籁俱寂更让人心静；它仿佛在耳边低语：收一收眼，定一定神，该回来看看自己了。

古人将寒露分为三候，说来简单，里头却藏着东方人看待天地生命的大学问。一候“鸿雁来宾”，看那长空里“人”字排开的雁阵，是告别，也是一种不容置疑的奔赴，它们听从的是血脉里比理智更古老的律令。二候“雀入大水为蛤”，这想法真是天真得可爱，又深邃得迷人。雀鸟不见了，蛤蜊的壳上却生出酷似鸟羽的纹路，古人们便说，雀是化成了蛤。这哪里是愚昧，分明是一种极温柔的生命观：形态的消亡并非终结，不过是换了一种方式在天地间循环往复。三候“菊有黄华”，菊花是聪明的，它不凑春天的热闹，偏等这万物开始收敛的时节，才从容地舒展瓣蕊。这并非孤傲，而是一种清醒的选择，仿佛在说，生命的华彩，未必都在喧嚣的暖阳下，这清冷的风露，反倒能淬炼出更本真的颜色。元稹说，“此花开尽更无花”，赞的便是这番于萧瑟中独自成景的风骨。

在灵岩寺这地方，有梵音袅袅，有书香墨气，寒露的景致便仿佛又多了一候，我可称它为“银杏点金”。那金色，不是夏日耀眼的烈金，也非宫廷画里的泥金，它是一种温润的流

金，是生命在酣畅淋漓地挥霍了一整个夏季后，沉淀下来，由内而外透出的光泽，安详而醇厚。

在书院斑驳的檐下摆开桌子，沏上一壶暖茶，是应对这时节最好的方式。茶须是秋茶，香得不那么张扬，是沉在水底的、缓缓的甜，像被秋阳晒透的果子。呷一口，暖意从喉头一线地滑到心里去，妥帖得很。这滋味，正像寒露这个节气，将外放的光和热，都收敛成一股可堪回味的余韵。佐茶的吃食也简单：一钵白果炖鸡，一碗石磨豆花。

那鸡汤是清冽的，几粒白果如小小的珍珠，在汤里载沉载浮。白果是银杏的种子，微毒，裹着硬壳，非得经过一番水火功夫，才能褪尽苦涩，转化成这一口软糯的清甜。这倒像极了人，年轻时的那点锐气与锋芒，总要被岁月这口锅慢慢地熬，才能熬出中年的圆熟与回甘。真味竟是淡，这话是不错的。

而那碗豆花，来得更不易。豆子需在石磨沉重的轮回里粉身碎骨，方能在水中重新凝聚成一片至柔的洁白。这从“散”到“凝”的过程，恰似一种修行，将纷乱的心神一点点收拢，安顿下来，成就一种朴素的圆满。这道理，老祖宗早就说透了，“为道日损，损之又损，以至于无为”，这“损”的功夫，便是收敛，是化繁为简，是

返回内心那片清寂的田地。

人总是贪恋盛夏的光景，怕见凋零。但寒露这节气，这山，这树，这茶饭，却无不在温和地提醒：收敛，不是衰败，乃是一种更为深长的力量。夏日是倾其所有的给予，秋天则是含而不露的积蓄。人生亦然，年轻时恨不得识尽天下人，行尽天下路，是向外扩张；年岁渐长，才懂得生命的丰厚，不在于广度的占有，而在于深度的体味。便如这银杏，落叶片片，并非无情，是将一夏的滋养，缓缓地藏进枝干，为了来年更深、更稳的萌发。这是“藏”的智慧。

如此想来，寒露教给人的，原是一种关于“度”的学问。它处在热与冷之间，不偏不倚，自有一份从容。灵岩山这一日，茶饭景物，都在诉说着这个道理：在极丰饶时，要懂得收敛，如白果之内敛；在渐清冷处，要能发现华彩，如银杏之金黄。这便合了“圣人敛福，君子考祥”的古话，将泼天的热闹收敛为心底的安宁，方能得一个久长的圆满。

院内，山风又起，几片早熟的银杏叶旋舞着落下。手中的茶温犹在，心里反倒生出一种奇异的安定。寒露的美，大约不在于它预示着终结，而在于它展现了“完成”的静穆——万物各有时节，此时的告别与沉淀，不过是为了生命更深的懂得，与下一次，更从容的绽放。

龙湾湖之秋

◎ 刘乾能

湖是静静的，像一块被遗忘的碧玉，却被秋风悄悄地拭了又拭，亮晶晶的，映着高远的天。那水色，绝非夏日的碧葱，也异于冬日的铅灰，而是一种沉静的、含着薄荷般凉意的清冽。

沿湖岸缓步西行，最先迎过来的，是那几株老樟树。它们是一群沉默的巨人，即便入了秋，叶子也仍是固执的墨绿，只在树冠顶尖，偶有几片被风霜染就的、赭石色的老叶，恰似巨人鬓边的微霜。风来过，它们不与旁的树争喧，只沉沉地、浑厚地“簌簌”响着，将那清苦的香气，一丝丝，一缕缕，送入你的鼻腔，于是心头些微的焦躁，便不知不觉地沉静下来。

樟树的邻舍，便是银杏了。这真是秋日最烂漫的浪子。一树一树，都醉得透了。那叶子是纯粹的、毫无杂质的金黄，黄得那般奢侈，那般理直气壮。日光从枝叶的缝隙里筛落，每一片小扇子，便都成了透明的琥珀，薄脆脆的，仿佛一碰，就要叮叮当当地响起来。看得久了，满眼皆是流动的、温煦的光。

再往前，是几棵海棠。它们的叶子又是另一番风味，是胭脂红里调了些许藤黄，又在水里涮过一遍似的，不那么浓艳，却分外温润。而最烈的，要数那几株枫树了。它们像是憋足了一整个夏天的劲儿，非要在此时将满腔心事全都吐露出来，那叶子红得简直有些蛮横，是朱砂，是火，是凝结了的光。

这一片斑斓的、燃烧着的色彩，都无一遗漏地倒映在龙湾湖的镜面上。于是，水里也成了这个世界，一个流动的、荡漾的、比真实更多了几分迷离与温柔的世界。

正当我沉醉于这水与色的交融时，几声清沥，划破了长空的静寂，是白鹤。它们从远处的水雾中悠悠飞来，长颈秀项，姿态是从容不迫的。雪白的羽，墨黑的翎，在秋日澄澈的背景里，干净得像宋人画里逸笔草草的精灵。它们时而掠过水面，双翅平展，投下倏忽即逝的轻影；时而落在浅滩，单足而立，缩着颈子，像极了一尊沉思的雕像。与白鹤的清高相伴的，是那一群麻鸭。它们就热闹多了，在近岸的芦苇丛里“嘎嘎”地叫着，棕褐色身子胖乎乎的，时而笨拙地在水面扑打翅膀，时而一个猛子扎下去，只留一翘尾羽在水面，片刻后，又湿漉漉地钻出来，快活地甩着头。这一静一动，一雅一俗，在这龙湾湖的秋光里，竟搭配得如此和谐，仿佛天地本意的安排。

我的目光，不由得从这些自在的生灵，移向岸上那些同样在流连的人。他们三三两两，或坐于树下的长椅上，或由人搀扶着，在落叶铺就的小径上慢慢踱步。他们的臂上、颈上、或腿上，都缠着白色的纱布，或打着纸壳做成的夹板。他们大多很安静，有的仰头看着一棵银杏的金冠，看得出神；有的则对着湖心起落的飞鸟，微微含笑。秋风拂过，吹动的不仅是彩叶，还有他们空荡荡的袖管与衣角。他们是在这里，将身体里的沉疴与痛楚，一点点地交给这湖光山色去浸润，去化融。

顺他们的来路望过去，岸北，便是那座素

朴而熙攘的所在——天全县中医院。虽是清晨，门诊大厅里已人头攒动。我未曾进去，只在外头驻足，便能感到一种沉稳的气场。空气里，弥漫着一股淡淡的、好闻的药草香。人们低声交谈着，脸上是一种平静的、信赖的神情。他们中许多是远道而来，挎着行囊，风尘仆仆，只为寻那位传说中的医生——全国道德模范、“四川省首届十大名中医”陈怀炯先生。

关于陈老师和他的陈氏骨科，我耳熟能详。一门技艺，传承逾百年，始终守着“低价惠民”的初心。我想象着那位白发苍苍的老人，此刻正坐在某间诊室里，用他那双仿佛被岁月与仁心赋予了魔力的手，为一个个被痛苦扭曲的身体，接续希望。那手法，该也如这秋风一般，温柔而坚定吧；那目光，该也如这秋阳一般，暖煦而慈悲吧。

这时，一位由女儿搀扶着的老妇人，从我身旁慢慢走过。她的一条腿打着石膏，行动有些迟缓，脸上却满是舒展的、松快的笑意。她指着湖对岸那一片火红的枫树，对女儿说：“你看，多好看。上月这时，我还躺在床上动弹不得，哪想得到今天就能自己走着来看这景致呢。”

她的话说得极平常，却像一颗小石子，在我心潭里漾开了圈圈涟漪。我忽然彻悟了。这龙湾湖的秋天，之所以美得这样浑厚，这样动人，不仅仅在于那些斑斓的树叶，那些翩跹的飞鸟，更在于这湖光山色与人间悲欢的交融。岸上的伤者，他们从医院的病室里走出来，将身体浸染在这无边的秋色里，他们看的，是生命在荣枯中展现的绚烂与静美；而医院里的医者，他们用一双妙手，一颗仁心，正将这份绚烂与静美，重新归还给那些被伤痛遮蔽的生命。

那一片片或红或黄的秋叶，何尝不像是人生命中必经的盛衰与轮回？它们在凋落前，拼尽全力，绽放出最极致的色彩，这是一种庄严的告别，也是一种辉煌的涅槃。而那些缠着绷带的人们，他们此刻的静默与凝望，正是在这自然的韵律中，汲取着康复的勇气与生命的韧性。医者的仁心，是这秋日里看不见的暖流，它流淌在医院的一角，也流淌在这湖畔的每一寸空气里，与这天地间的正气，一同护佑着生命的尊严。

我再度望向龙湾湖。湖水愈发地静了，将整个天空的蓝与岸上所有的色彩，都温柔地搂在怀中。岸边的伤者，与岸北的医院，在这幅秋日长卷里，浑然天成地融为一体。景滋养着人，人又点亮了景。这哪里只是一片湖呢？这分明是一座无言的讲堂，在用最生动的笔触，向每一个驻足的人，阐释着何为生命，何为坚韧，何为仁爱。

秋风又起，几片银杏叶悠悠地落在我的肩头。我拈起一片，对着光，看它那清晰的、如丝缕般的叶脉，仿佛能听见里面流淌着的、一整个秋天的故事。我将这片叶子轻轻放进口袋，觉得像是将一整个龙湾湖的秋天，都装进了心里。那秋色，是沉甸甸的，也是暖洋洋的。



国画——山恋秋韵

徐成文作

善待他人自尊

◎ 余泽兵

一天下班高峰，我带孩子乘坐地铁回家。车厢十分拥挤，角落站着一位农民工模样的中年男子，身旁放着桶、锤子等工具，衣服沾满油漆，散发出刺鼻的气味。许是劳作了一天，面容看上去十分倦怠。

乘客们尽可能地躲开他，用手掩住口鼻。见此状况，中年男子则尽量将身体蜷缩于车厢的杵晃，整张脸涨得通红，十指交叉并不断搓揉，脚趾从破了的鞋子里露出，不自在地反复收缩伸张。

这是一趟通往郊区的地铁，估摸这位中年男子家住郊区，进城打工一天后赶地铁回家。从他慌乱的眼神中不难猜测，他因为给身边乘客带来不便感到十分愧疚，而身旁乘客的嫌弃更是加重了他的自责。心怀对他的理解，我和孩子上车后没有刻意躲避、掩鼻，而是很自然地站在他的身旁。每路过一站，有乘客上车，我用眼神示意对方淡然待之、不要对这位中年男子“敬而远之”，大家都会心地表

示理解。慢慢地，这位中年男子不再局促不安。

又想起多年前读书时，一名同学因为结巴不敢开口说话，班级活动也很少参与。善良的老师和同学们从来没有因此瞧不起他，而是主动和他交朋友。与他聊天时，大家都耐住性子认真听他说话，并不时点头予以回应。班级举办活动时，老师经常点名请他朗读文章、上台发言。久而久之，他口吃的习惯得到缓解，一点儿不影响交流。这名同学逐渐变得开朗自信起来，经常与同学们打成一片，还主动参与学校的社团活动，能力得到锻炼。毕业后，他找到了理想的工作，事业也发展得比较顺利。他感恩老师和同学们对他自尊心的悉心呵护，让他感受到了社会的温暖。

心存善念，善待他人，不去触碰弱者的无奈，换位思考，在乎别人的感受，帮助掩饰偶然或无意的尴尬，自会温暖人心，收获友谊、感恩和尊重。



烟火里的人生

◎ 温涛

假期，孩子在电话里撒娇说回家想吃小龙虾。这句带着期盼的话语，让我第二天清晨，就走进了熙熙攘攘的菜市场。

水产区弥漫着淡淡的腥味，一只只小龙虾在盆里挥舞着钳子，仿佛在展示它们鲜活的生命力。我精心挑选着，专挑那些个头饱满、活力十足的。卖虾老板动作娴熟，接过小龙虾，轻轻一拉虾尾，那藏在虾肉里的虾线便被抽了出来。看着这一幕，我忽然觉得，虾线就像藏在心底深处的往事，看似缠绕复杂，却也能在某个瞬间被轻易抽离。

回到家中，我把小龙虾放在洗碗池里，用刷子耐心地一只一只刷洗干净，又将大蒜细细切碎。当炉灶燃起蓝色火焰，油锅里开始冒出缕缕青烟时，我将小龙虾倒入锅中。随着铁铲不断翻动，它们原本青灰色的外壳渐渐染上鲜艳的红色，蒜末在热油中翻滚，逐渐变得金黄酥脆，浓郁的香气在厨房里四溢开来，直钻鼻尖。

在翻炒中，小龙虾被高温烹得全身红透，钳子却始终高高举起，透着一股不肯轻易认输的倔强，油星飞溅在灶台上，我急忙去找抹布，此时，厨房窗外的绿植被微风拂动，轻轻摇晃。这平常的一幕，却突然让我思绪飘远。那些过往的人和事，那些来不及说出口的话语，就像溅落到灶台上的油星，都被抹布悄无声息地抹去了痕迹。

锅里的小龙虾在汤汁中上下浮沉，氤氲的水蒸气模糊了我的眼。孩子被香味吸引，好奇地跑进厨房，踮着脚尖瞅了一眼，又兴奋地蹦蹦跳跳跑开了。望着锅中不断翻滚的小龙虾，我忽然觉得，生活不就像这烹饪的过程吗？我们常常在各种情绪的沸腾中焦虑、挣扎，却忘了适时调小火候。所谓与生活和解，大概就是学会在喧嚣与纷扰中沉淀下来，像烹制小龙虾一样，让往事在时光的汤汁里慢慢翻滚、沉淀，最终熬煮出温暖的味道。

当小龙虾端上桌，我突然觉悟，活的小龙虾，外壳坚硬如铠甲，仿佛在用力保护自己；而煮熟后的小龙虾，外壳反而变得柔软，轻轻一剥就能尝到鲜嫩的虾肉。孩子们围坐在桌前，眼睛发亮，迫不及待地抓起小龙虾，用力吮吸着虾壳上鲜美的汤汁，发出欢快的“嗦嗦”声。看着他们满足的模样，我真切地感受到，人间烟火虽然平淡，却有着最纯粹的珍贵。曾经以为难以释怀的意难平，在这样温馨的时刻里，都显得不再重要。原来，真正的人间美味，从来不在珍饈佳肴之间，而在这平凡的黄昏，有家人相伴，有欢声笑语，还有虾壳剥落时清脆的声响，这些细碎的美好，拼凑出了生活最温暖的模样。

飘零的落叶

◎ 赵斌

枝叶轻挥离别的手，
秋水在一方热土歌唱。
看季节悠然更迭，
看树叶穿过四季的时光。
树叶历经凋零与重生，
黄了又绿，绿了又黄。
在夜色落幕前的乡村院落，
“沙沙沙”——
那迎着秋风摇曳的音符，
似在把曼妙身姿舞弄。
红的、黄的、橙的……
待严冬来临，
便给树根，
备好一张厚厚的被毯。